

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，請坐。請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寶：阿闍黎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從今日，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兩足中尊；皈依達摩，離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諸眾中尊。阿闍黎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從今日，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兩足中尊；皈依達摩，離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諸眾中尊。阿闍黎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從今日，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兩足中尊；皈依達摩，離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諸眾中尊。

請看《大經科註》第二百四十四頁第二行：

「四種會校之本」，五種原譯本，四種會校本。「以上五譯，互有優劣彰晦」。優是譯得好，翻得好；劣，翻譯就比較差一點；彰是裡面的意思，經中的意思明顯，我們看得出來；晦是很晦澀，看不出來，如果沒有人詳細給我們講解看不懂，有這種情形。「例如」，這舉個例子說，「十念得生之本願與一向專念之要旨，於漢吳兩譯則未彰」，沒有說清楚，這兩種是非常非常重要，這兩個本子沒講清楚。「至於五惡五痛五燒」這一段文，有些本子講得很清楚，非常重要，「乃世尊苦口婆心之告誡」，希望我們不要造罪業，造罪業，如果不能往生，果報都在餓鬼、地獄、畜生，三惡道。「於唐宋兩譯則不具」，《唐譯》的本子、《宋譯》的本子，這兩種本子很簡單，略略帶過去了，沒有詳細說。「魏譯較備，為諸譯冠」，康僧鎧的本子翻譯得詳細，文字也好、義理也好，所以流通非常之廣，這五種原譯本裡頭算是最好的。「但於國無女人與蓮花化生兩願，亦未明具」，四十八願這兩願很重要，康僧鎧的本子裡頭沒有說清楚。「故宋龍舒王日休論諸譯云」，王龍舒他看過四種

譯本，唐譯本他沒看到，這四種譯本互相比較，王老居士他說，「其大略雖同，然其中甚有差互」，是沒錯，大同小異，可是裡頭有很多差距。「又其文或失於太繁，而使人厭觀」，翻譯得太繁瑣了，讓人不想看；「或失於太嚴，而喪其本真；或其文適中，而其意則失之」，文說得不錯，可是意思不對。「由是釋迦文佛所以說經，阿彌陀佛所以度人之旨，紊而無序，鬱而不章，余深惜之」，這王龍舒的感嘆。說明釋迦牟尼佛出現在世間教化眾生，阿彌陀佛建立極樂世界普度眾生這個願望，看看我們所翻譯的這些經典，感到很遺憾，紊亂，沒有秩序。鬱而不章，章是彰顯，意思隱晦，很難叫人看明白；換句話說，一般人看不懂，這是非常可惜的一樁事情。於是他取漢譯、吳譯、魏譯、宋譯，這四種翻譯本，「校正會集，敘為一經，名曰《大阿彌陀經》，是即本經會集本之始也」。本經會集本，王龍舒第一個，把四種經本合起來編成一本，便利於讀者，容易看清楚經裡面的義理、經典裡面的教誨。

「校會之本」，從宋一直到現在，王龍舒是宋朝人，「凡有四種」。第一種，《大阿彌陀經》，王龍舒他會集的。這個地方寫的是「宋國學進士」，國學進士是他的學歷，這是最高的學歷，像現在的博士學位。「龍舒」是他居住的地方，安徽舒城。「王日休」是他的名字，姓王，名日休。他用「校輯」，不敢說會集，這都是謙虛，他將四種版本原譯本校對、編輯成一個本子，這就第一次的會集本。第二次，經名是「《無量壽經》，清菩薩戒弟子彭際清節校」。他不是會集，他是將魏譯本，把繁複難懂的這些文字刪掉，是一個刪節本，這第二種。第三種是清朝魏默深的本子，「菩薩戒弟子承貫邵陽魏源」。邵陽是他的家鄉，他是邵陽人（湖南），承貫是他的字，魏源是他的名，他會集這個本子，這第三種。第四種，「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」，這是民國，「現代

」，民國「菩薩戒弟子」，「鄆城」在山東，他是山東人，「夏蓮居」是他的名字，「會集」。

「於是本經乃有五種原譯本，四種節會本，共有九種」。這九種我們過去把它印成一冊，一大本，九種都在裡面，便於同學們參考，《無量壽經》中文譯本統統在此地，諸位可以細細看。九種都好，無論是哪一種，都叫你念佛求生淨土，經裡面所說的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，九種本子都有。其他的都不重要，這一句非常重要，能不能往生，就看你具不具備這兩個條件，第一個條件發菩提心，第二個條件一向專念。藕益大師把這句話縮成四個字，更簡單。中國人喜歡簡單，愈簡單愈好，容易受持。藕益大師約成四個字，就是「信願持名」，信願就是發菩提心，持名就是一向專念，你看看，妙極了！淨宗修行就這四個字，這四個字出在《阿彌陀經要解》裡面。藕益大師是我們淨土宗第九代的祖師，他的《彌陀經》註解。這個註解的本子，近代印光大師對它的讚歎真是讚歎到極處了，印祖說，「即使古佛再來，給《彌陀經》做個註解，也不能超過其上」，你看讚歎到這種程度。特別是發菩提心的註解，解得太好了。

菩提心本來就很難講。《觀經》裡面為我們說菩提心，三種，第一個至誠心，第二個深心，第三個迴向發願心，這叫菩提心。《起信論》裡面，馬鳴菩薩告訴我們，菩提心第一個是直心，第二也叫深心，第三個叫大悲心。我們把經論講法合起來看，至誠心就是直心，直心是道場，直是沒有彎曲，就是講的真心，這是菩提心的體，本體。下面兩種是菩提心的作用，菩提心對自己自受用就是深心，兩個本子（經論）都講深心。什麼叫深心？古人有解釋，叫好善之心，用這個來解釋。對別人呢？論上講的大悲心，經上講的迴向發願心，就是我們常講慈悲心。我早年在美洲講經，講菩提心，

我把它歸納為十個字，大家就更好懂了。第一個真誠，真誠心是菩提心的體，真心。自受用，我取《無量壽經》的經題，「清淨平等覺」，就是深心。對自己要清淨、要平等，要覺而不迷；對別人要慈悲，大慈大悲，這叫菩提心。沒有菩提心不能到極樂世界，極樂世界是大乘，大乘的根本就是菩提心。小乘人往生沒分，必須得轉小為大，他才能往生。一向專念是功夫。蕩益大師說得好，「能不能往生，決定在信願之有無」，換句話說，菩提心是能不能往生的第一條件；往生到極樂世界，四土三輩九品，「品位高下，是念佛功夫的淺深」，解釋得好！那就是一向專念是提升你往生的品位，決定往生在真信切願。我真相信極樂世界有，阿彌陀佛有，決定不是假的，佛菩薩絕對不會騙人，你要肯定，絲毫懷疑都沒有，那你的菩提心就具足了。你發心願生極樂世界，這個願很重要，我想往生極樂世界、想親近阿彌陀佛，有這樣的心、有這樣的願，極樂世界你就有分。念佛不是講多少，是講功夫，功夫的淺深，那就是懇切。

人在絕望的時候一心求佛，佛有感應。海賢老和尚十八歲，腿上長了個癰瘡、毒瘡，母親到處求醫找藥治不好。他自己豁然明白了，冤孽病，良藥難醫冤業病。怎麼辦？不要找藥了，不要找醫生了，求觀世音菩薩，觀音菩薩救苦救難。他就一心專念觀音菩薩，念了一個多月瘡好了。這是什麼？這菩薩感應。所以他對於觀音菩薩救苦救難深信不疑，菩薩決定沒有妄語，自己遭這個難，真心求他，菩薩就把你治好了，不需要醫藥。這個道理在今天科學也講得通，近代的科學家，量子力學家，許許多多人在研究念力，就是念頭，念頭產生的能量，這個能量之大不可思議。一心專注，專想這一樣，這個能量就愈來愈大，確實能把我們身上帶著病毒的細胞恢復正常，這是科學家的解釋。科學家解釋沒錯，他只看到物質這一

方面，他不知道精神那方面的力量更大。佛菩薩的能量是我們六道凡夫無法想像的，你不相信他就加不上，你能相信他就加持得上。所以念佛人得佛力加持，信仰宗教的人得神聖的加持，真有，不是假的。海賢給我們做最好的例子，得佛力加持。

菩提心對自己，自受用，清淨平等覺；他受用，慈悲，大慈大悲，要發這個心，跟大乘就相應。再一向專念，一個方向，西方極樂世界；一個目標，親近阿彌陀佛，用這樣的心去念佛，跟阿彌陀佛念念相應，佛來幫你。宋朝瑩珂法師念了三天三夜，不吃不眠，為什麼？求救，他知道他自己不往生決定墮地獄。破戒，造作惡業，惡習氣很重，禁不起外面誘惑。三天三夜把佛念來了，真不容易，決心、毅力。佛告訴他，你還有十年壽命，十年之後你命終的時候，佛說我來接引你。瑩珂在這個時候，就像古人所說的，「福至心靈」，見到佛是大福報，突然聰明起來了，跟阿彌陀佛要求，我十年壽命不要了，我現在跟你去。佛問他為什麼？他說我的業障重，禁不起誘惑，我十年不知道要做多少錯事，我不要了，我現在就走，說得很有道理。阿彌陀佛就答應他，他說好吧，三天之後來接引你。

佛給他三天時間幹什麼？這三天弘法利生。如果當時佛就把他帶走了沒人曉得，人家打開房門，瑩珂死了。沒人知道，雖然他往生了，別人還產生誤會，你看這個造業障的人。給他三天時間，他房門一打開告訴大家，我念了三天三夜佛，阿彌陀佛來了，告訴我三天之後來接引我。廟裡人沒人相信，你這樣的人，哪有這麼便宜的事情！好在三天不遠，看你三天之後往不往生，大家看笑話。三天之後，真的，他要求大眾送他往生。大眾當然歡喜，真往生好事情，大眾一起聽他指揮，念佛送他。念到大概一刻鐘，古時候的一刻大概現在四十多分鐘，將近五十分鐘的樣子，一刻，他就告訴大

家阿彌陀佛來了。他看得見，別人看不見。跟大家告別，我走了，真走了。當時那些大眾能不相信嗎？親眼看到的。破戒犯齋的這麼一個惡比丘，三天三夜懺悔念佛都能往生，何況沒造這些業的？帶給大家信心。這就是瑩珂弘法，記載在《往生傳》裡頭，一直到我們今天，七、八百年了，我們看到這個文字，幫助我們堅定信心。這就是他弘法，這就是他利益眾生，他最後表法走的，這個功德非常殊勝。

所以我們只要記住，經這麼多，到底哪一本好不要管，學海賢老和尚，什麼都好，九個本子本本都好，沒有意見，這個心態就對了。現在做壞事容易成就，做好事障緣特別多，這是什麼原因，大家知不知道？我們這個時代眾生福薄，沒福報，生在亂世。古人有一句話說，「寧做太平犬，莫做亂世人」。我們現在亂世，做人太辛苦了，做一點好事障緣特別多。夏蓮居給我們會集的本子，你看看最近這些年來，這在中國佛教史上史無前例，反對的人那麼多，批評的人那麼多，恨不得把這個東西打倒。傳到我這來，我就說了，全世界人都不相信我相信。為什麼？因為這個經本是我老師親自傳授給我的，我要不相信，要改換別的本子，我的罪名真的成立了，背師叛道，那這真的罪名。所以我說全世界人不相信我相信，我尊師重道。我的老師李炳南老居士，他是跟印光大師學念佛法門，我相信他不會看錯。他傳給我，我也有自信沒有傳錯，我用他的眉註本，在早年講這個會集本講過十遍。四年前我放下了《華嚴經》，年歲大了，不能再等了，要專修淨土，要求生極樂世界。所以就換《無量壽經》，黃念祖老居士的註解，集註，講這個本子。一年講一遍，一千二百個小時，一天講四個小時，三百天。一遍講完之後還沒往生，那就再講一遍，今年這遍是第四遍。往後我就專講這部經，什麼都不講了。一部經、一句阿彌陀佛，萬緣放下了。你們

不相信，我相信。我跟海賢老和尚沒見過面，但是我們心心相印，他知道我，我也知道他，我們兩個人走的是一條路。他是以生活、工作表法，看得懂的明白了，看不懂的不知道；我走的是老師教我講經教學，講經教學是我的工作。

我移民到澳洲，跟澳洲學校結了很深的緣分，曾經代表學校、代表澳洲參加聯合國的和平會議。這是緣，我不攀緣，這是他們來找我，不是我找他。跟學校接觸，校長、這些教授們都變成朋友，常常在一塊聊天，他們發現我有很多想法、做法能幫助這個世界化解衝突。我們一個方向、一個目標，希望世界永續的安定和諧。這樣一個緣分，這是非常特殊的緣分，這我們作夢都想不到的，跟聯合國有往來，認識了許許多多的這些志士仁人，同心同德在尋求世界永續的和平。今年這個會我沒去，八十八歲了，不想動了。去年我還參加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和平會議，往後這些活動不想參加了。這次訪問了印度尼西亞、新加坡跟馬來西亞，看看這些老朋友，這些地方跟我的緣分都很深。聽說回教大學，印尼回教大學要開漢學系，我聽了真歡喜。印尼是回教國家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國家，他們的人口有二億三千多萬，以人口論它是世界第四大國，它要搞漢學，對全世界會產生很大的影響。所以我回到學校去看看。這次跟印尼的華僑企業家有兩次交流，我希望企業家支持大學，把這個事情做成功，漢學院跟四庫圖書館。順便訪問新加坡，新加坡是最早九大宗教團結成一家人，宗教團結是從它這裡開始。當年我在新加坡，得到李木源居士的協助，他給我聯繫，做介紹人，讓我跟九大宗教建立關係，做成功了，影響很大。

馬來西亞也是有特殊緣分，這個國家不大，人口將要到三千萬，現在還沒到，華僑佔三分之一。馬來西亞的華僑非常團結，非常難得的，華僑自己辦的學校，小學有一千多所，中學有六十二所，

漢學院是大學。漢學院不好辦，為什麼？沒有老師，誰來教？國內、國外都找不到漢學老師。漢學又非常迫切需要，怎麼辦？所以我就看中了馬來西亞的華校，小學跟中學，我希望這裡面教文史的老師，教中國國文、歷史這個科目的老師，希望他們發心做漢學院的研究員。讓他們每個人專攻一部，研究什麼科目？專門研究《群書治要》。為什麼？要救國家，要救世界。除這一套書之外，沒有東西能夠拯救現在社會局面，所以很著急。我們辦研究院，招研究員，希望能有一百到兩百個研究員專攻《群書治要》。《群書治要》原典一共六十六種，那我們就開六十六門功課，研究員只能選一樣，不能選兩樣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。時間定了十年，十年專攻一部書，十年之後，他就是這一部書的世界第一流的專家，他來教這門課。所以培養老師，十年之後我們再辦大學，辦治要大學。我有這批老師，這世界就有救了，我們幹這個事情。這次跟這些校長、老師們做了個交流會，我把我的想法告訴大家。

將來這些研究員是有待遇的，因為他把工作辭掉了，他拿什麼養家？所以我們的待遇要跟他現在收入差不多，他才能安心。他現在在學校能拿多少錢，他到我這做研究工作，也需要拿這麼多錢。錢從哪裡來？馬來西亞在政府登記的有六十多個淨宗學會，沒有向政府登記的大概也有五、六十個，這麼多淨宗學會。我跟淨宗學會這些會長交流，提出來，希望每一個淨宗學會認領一個研究員。這個大家都歡喜，都承諾了，每一個淨宗學會負責一個。一個研究員他的待遇，我們現在一般講叫工資，在台灣叫薪水，就是要有這個供養他，讓他家裡無後顧之憂，他可以專心做學問。一年之後他們就可以出來講學，十年之後正式辦大學。這是我想的，這一趟走過來之後可以落實。中國好東西太多了，現在要找人學。真正發心學，我要照顧他的生活，要照顧他的家庭。救國家、救世界、救全人



類，漢學院裡頭有儒、有佛、有道。我如果要是這個體力，漢學院建好之後，我在裡面開一門課，「大乘無量壽經」，我這個課程一年到兩年就結業了。也做一個樣子，看我們佛法是怎麼個教法，佛法跟普通學校教學法不一樣，給他們做個參考，讓他們在我們教學當中汲取智慧，對他們的教學會有幫助。

版本多沒有關係，不必去爭論，爭論毫無意義，爭論是滅法。為什麼？讓社會大眾看到，你看你們吵的這個樣子，算了，不學了！讓許許多多人退心，這是事實。現在每一個宗教裡頭大概都有不和，宗派跟宗派不和，甚至於一個道場裡面內部不和，爭權奪利，讓別人看到之後退心。這就是梵蒂岡陶然主教告訴我，根據他們的調查，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一年比一年少。他跟我提出這個感到很憂鬱，問我怎麼辦，我當時給他的建議，我說我們宗教要回歸教育，宗教要團結，要互相學習，這是大方向。真正的因素就是要互相讚歎，不能互相批評，互相批評讓社會大眾懷疑，個個都走了，都遠離了。我們互相讚歎、互相學習，社會大眾都來了，都聚來了，宗教就會興旺。現在一定心量打開，不能說我興旺，你不如我，不可以，我們希望每個宗教都興旺。大家都興旺，就興旺起來了；希望我獨興旺，你們都不如我，到最後同歸於盡，這個道理要懂。

今天夏蓮居老居士的會集本，得到了海賢老法師的表法，他最後拿到的，《若要佛法興，唯有僧讚僧》，這什麼意思？這是自古以來祖師大德給我們的教誨，佛法興旺，互相讚歎，佛法就興了。個個只顧自己的門庭，互相毀謗，自讚毀他，佛法就衰了，到最後佛法就消滅了。消滅佛法，你要是相信經典上所說的，果報在無間地獄。為什麼要造這種罪業？別人造，他造是他的事情，與我不相干。他毀謗，我讚歎，甚至於他毀謗我，我讚歎他，我不毀謗他。為什麼？我遵守佛菩薩的教誨，互相讚歎，沒有互相衝突的。任何

一個人活在世間，都要依眾靠眾，獨立一個人不能生存。每天我們穿的、吃的，多少人供奉，這些人對我們都有恩。我們對天下，男女老少、各行各業，只有讚歎、感恩，沒有障礙，更不許可毀謗、輕視、傲慢，決定不容許。學佛先把人做好。

我們再往下看，「五譯之中《魏譯》流傳獨廣」，《魏譯》就是康僧鎧翻譯的，他翻得好，大家歡喜。但是「王本一出取而代之」，王龍舒的會集本出來了，大家念《無量壽經》都願意念這個本子，五種原譯本學習的人就很少了，真的取而代之。蓮池大師在《疏鈔》當中說：「語則多就王文」。蓮池大師作《阿彌陀經疏鈔》，這個註解博大精深，完全用《華嚴》教義來解釋《阿彌陀經》。我們過去講過一遍，用了多少小時？三百多次，四百多個小時，一次是一個半小時，三百多次，講了一年。這套錄音帶，那個時候沒有錄影，錄音帶，還是用圓盤的錄音帶，年代很久了，我帶到美國，在美國講經，我就把這套帶子放在講台上排了一排，滿滿的排一排。很多人來看，問這是什麼？《阿彌陀經》的講解。大家以為《阿彌陀經》很簡單，都沒有把它看在眼裡，一看到這套帶子，幾百個小時，都呆了，這是《阿彌陀經》？是的，一部，從頭講到尾，一部。我擺開因為什麼？叫大家不要小看淨土，淨土經雖然小，義理可太豐富了。把淨土傳到美國，這套帶子起了很大作用。

所以蓮池大師在《彌陀經疏鈔》裡頭引用《無量壽經》的文字，多半都是引用王龍舒的本子，為什麼？「王本世所通行，人習見故」。那時候流通量很大，很多人讀過這個本子，引用他這個本子大家熟悉。「清末印光法師亦稱王本為文義詳悉，舉世流通。由上可見王本在我國之流通，遠過《魏譯》」，超過康僧鎧的本子。「王本雖甚流通，並收入龍藏與日本大正藏」，這就是什麼？當時這些高僧大德肯定，他說得沒錯，可以入藏。入藏就是肯定，承認你

這個本子值得流通，可以提供給大家學習。我們今天沒有這個能力認識版本的優劣，我們的取捨標準，老師教給我，看看《大藏經》裡有收進去沒有，如果《大藏經》裡面收入，那這個本子就沒問題；《大藏經》裡頭沒收，那我們就得小心謹慎，為什麼？它沒有經過檢驗。入藏是大事，多少大德法師推薦，最後皇上批准，這才能入藏。現在皇上沒有了，大德也沒有了，印刷術這麼方便，自己都可以去印，把自己喜歡的都放進去，這是真的事實。怎麼辦？老師告訴我，最後的一部藏經是《龍藏》，就是說像古人所講的嚴格的篩選，《龍藏》是經過嚴格篩選，《龍藏》以後的要小心謹慎。這是老師教給我們選擇經論、註疏，必須藏經裡頭有的。中國的藏經比日本的藏經嚴格，更可靠。

我們再往下面看，「但王氏之作則有得有失」，還有缺陷。「例如《疏鈔》」，蓮池大師所說的，「王氏所會，較之五譯」，五種原譯本，「簡易明顯」，這是它的好處。「流通今世，利益甚大」，王龍舒會集得好。「但其不由梵本」，他不是從梵文直接翻譯的，「唯酌」，酌是斟酌，「華文，未順譯法」，他是會集，他不是翻譯。「若以梵本重翻而成六譯，即無議矣」，大家對他沒有議論了。「故彼不言譯而言校正」，叫校輯。「又其中去取舊文，亦有未盡」，這個地方對它取捨，等於說重新編排，取捨有些地方不是很妥當，所以後人挑他的毛病。「如三輩往生，《魏譯》皆曰發菩提心」，《魏譯》這一段，三輩都說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，可是王龍舒的本子沒有，王龍舒的本子只有中輩發菩提心，下輩不發，上輩沒提到。「則高下失次。且文中多善根，全在發菩提心。而三輩不同，同一發心，正往生要旨，乃反略之，故云未盡」。這個的確被人挑出來了，這是嚴重的失誤，龍舒居士在這個地方大意了。

「蓮池大師所論精要，正中要害」，蓮池大師對他的批評，這個批

評正中要害，真的是疏忽，嚴重的疏忽。「王氏自序中有云：其文碎雜而失統，錯亂而不倫者，則用其意而修其辭」。這句話龍舒居士他自己說的，原譯本裡面講得很雜、講得很亂，確實讓我們讀起來很不順口，也很難懂。這怎麼辦？他用他自己的意思，把它重新修輯整理出來。這個是不許可的，因為你是會集，會集等於說你把原經改了，這怎麼可以！如果是原文梵文沒有問題，那是你自己翻譯，可以自己斟酌用什麼字樣，會集不可以，一定要尊重，是原文，字字句句都是原文。

一直到這個本子，夏蓮居老居士這個本子，才把這些毛病弊病統統改正過來。所以這個會集是在所有會集本，不是《無量壽經》的會集本，除《無量壽經》之外，還有許許多多經有會集的，翻譯的時候就會集的，都在《大藏經》當中。用原梵本可以，不用原梵本決定不能改動一個字。夏蓮老這個會集本，就是每一個字都是原譯本裡有的，沒有敢改動一個。這就是一切會集本裡頭最殊勝的，真的讓人無話可說，挑不出毛病。底下接著說，「今乃會集，焉能不取原語，而任意行文，是乃萬萬不可也」，王龍舒的本子犯了這個過失。「至於三輩發心亦然，擅改《魏譯》，又復高下失次」。三輩都有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，在夏蓮老這個本子，三輩統統有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。這是王龍舒居士的會集本，這個問題是無法掩蓋的，太明顯了。

「清乾隆彭二林居士」，彭紹升，也就是彭際清，「亦於王本義有未安」，他對於王龍舒的會集本也有意見。「於所著《無量壽經起信論》中」，《無量壽經起信論》是彭際清居士作的，他是乾隆時候的人，這個裡面有批評王龍舒的，他說「王氏本較為暢達」，文字流暢，義理清楚，「近世通行。然有可議者，如序分中遊步十方以下，廣明菩薩行願，為令行者發起大心，積集德本，究竟成

佛，乃是此經開章要領，而王氏刪之」，王龍舒居士這一段文刪掉了，沒有，很重要的這個序文它沒有。「至往生上下二輩，一刪去發菩提心，一云不發」，這前面有，這是他很大的過失，疏忽。「胎生一節，刪去疑惑佛智乃至勝智」，這五種智比什麼都重要，怎麼會集沒有寫上去，把它遺漏了？「前則乖成佛之正因，後則失往生之正智」，彭二林居士講得沒錯。「他如敘次願文」，先後次序上錯誤了，這些地方，這是後人應當幫助他校正。彭際清居士，對王龍舒居士這個本子裡面一些失誤，「乃專就《魏譯》去其繁複，並按雲棲本」，雲棲是蓮池大師，「增入四十八願先後數目」，依然稱為《無量壽經》，這是第七本，就是節校本，「王本為第六本」。「但此本只是《魏譯》之節校本」，它不是諸譯，他沒有用其他的四種本子，只用了《魏譯》康僧鎧的本子。這兩本比較，「則彭本優於《魏譯》」，是節校的好。「近代丁福保居士，作《無量壽經箋註》，所註者即彭本。惜彭本只是節校本，未能救王氏會本之病，故仍不能稱為善本」。王本畢竟是四種本子的會集，彭本只有一部，就是《魏譯》康僧鎧的本子，這是不相同的地方。

「清咸豐中」，這咸豐年間，慈禧太后就是咸豐皇帝的妃子。清朝咸豐之後國力就衰了，朝綱就亂了，一直到亡國，滿清確實亡在慈禧的手上。咸豐中，「邵陽魏承貫居士，謂諸譯及王氏會本，猶未盡善。乃會集五種原譯，別成一本，仍名《無量壽經》，魏氏之本，這個魏氏就是魏承貫，「集五種原譯，是為五會本之始」。這五種原譯本都看到了，魏承貫是第一個人。「王氏只是四會本」，只看到四種，唐譯的他沒有看到。「同治中王蔭福居士極崇魏本」，對魏默深的本子非常尊重，「曾親記云：近世邵陽魏居士復本雲棲大師之說」，這個本就是根據蓮池大師所說的，「遍考諸譯」，諸譯就是五種原譯本，他統統看到了，「別為一書」，他會集

成一個本子。「包舉綱宗，文辭簡當，乃得為是經之冠冕」，是經就是《無量壽經》，這是《無量壽經》最好的本子。「王氏復博考眾本」，他又把五種本子找到，來對照，重新來校訂，並且把經名字換了，叫《摩訶阿彌陀經》，「是為本經之第八本」。這個本子是不錯，確實後後勝於前前，愈是後面的愈精彩，前面的本子裡頭有錯誤的、有被人批評的，後面的統統改正過來了，所以魏默深的本子很難得。

我們再往下看，「魏氏發心廣大，復精於文字」，他文采好，「為救王龍舒居士杜撰經文之失，備取五譯，會成一經，力求句句有來歷，期成善本。所願極勝，所成亦偉。其所會集遠超王本」，超過王龍舒，這是大家公認的。「王蔭福居士讚之為本經八種之冠，亦非過譽」，這些話是黃念祖老居士的話，他這個讚歎並不過分。「但所憾者」，他有遺憾，遺憾什麼？「王氏杜撰之過，惜未全免」，也就是王龍舒的過失他也犯了。「茲舉其犖犖大者如下」，犖犖是非常明顯的錯誤。他在此地舉出四條，第一條，「魏本第二願曰，設我成佛，國中天人，純是化生，無有胎生」，這個裡頭，「此中無有胎生四字，諸譯皆無。且此四字與原譯文相違。《魏譯》云：佛告彌勒……彼國人民，有胎生者」，他說無有胎生，原譯有胎生者，這可以拿經來對證。「唐宋兩譯同之」，有這個文，「而魏氏竟謂無有胎生」，這個漏洞沒辦法，掩不住。可見經典翻譯、會集真不是容易事，流通廣泛，看的人太多了，有那些小心仔細的人把你毛病挑出來。夏蓮居這個本子他自己挑，他會集成功是三年，用了七年的時間挑毛病，所以他這個本子幾乎叫人沒有辦法再挑了，他自己下了功夫。

第二，「五惡五痛五燒一段數千言」，這一段很長，「魏氏刪節為生時痛，老時痛，病時痛，死時痛，患難窮苦痛。淫欲火燒，

瞋忿火燒，貪盜火燒，邪偽火燒，愚痴火燒，是為五痛五燒」，把幾千字的文字把它縮短成這幾句。「魏居士原願無一字不有來歷，惜未能貫徹初衷。上之一段，於諸譯中，並無來歷」，他自己，這是他自己編的，原譯本沒這個文。這等於說把一大段把它縮小了，這自己編的，這個不可以。字字句句要有原譯本的經文，你怎麼可以用自己的意思？這個錯了。

第三個，「魏氏會本謂極樂之宮殿樓觀，堂宇房閣，或處虛空，或在平地，或依寶樹而住。其中依寶樹而住之語」，這是五種本子裡都沒有的，我們沒有看到依寶樹，這依寶樹是他自己造的，這個都是犯了會集的原則。

第四，「會本中過是以後，無量壽經亦滅，唯餘阿彌陀佛四字，廣度群生。亦各譯所無」，這幾句話沒有，五種原譯本裡沒有，這是他憑他的意思。經裡頭有這個意思，但是沒有這些文字，這個文字是他造的。

「由上可見，魏氏之本與前諸本相較」，較會本，跟王龍舒、跟彭際清做比較，「雖後後勝於前前」，是比前面好，「惜仍未能盡免率增乖舛之過」，他沒有辦法避免，真的是不容易。「但此巨失，勢在必救」，這是重大的失誤，一定要把它糾正過來，「以免後世因襲」。後人再要是模仿，前人可以這麼做，我也能做，將來經文改來改去就不像樣子了，就不能讀了。「甚至篡改經文。故須防微杜漸，絕此罪源」，這是造作罪業的起源。「並為大經，早得善本」。《無量壽經》確實沒有一個完善的本子，大家都有這種願望。「是以先師夏蓮居老居士，乃有第九本之作」，就是我們現在用的這個本子。像前面這些弊病、失誤，在這個本子裡頭找不到，統統把它補救過來了，成為善本。

下面為我們介紹夏蓮居老居士。「先師夏老居士」，這是黃念

祖老居士稱呼，他是夏老的學生，稱先師。「未冠學儒」，這就是童子的時候，冠是二十歲，未冠是二十歲以前，學儒，滿清的末年。「先程朱」，程子、朱子，「後陸王，甫壯入佛」，這就是說，他在儒家是有相當根柢的。壯年，四十歲這是壯年，學佛了，學過禪、學過密，最後歸到淨土。「夏老博貫群籍，深於文字，專功久修，教眼圓明」，這是說他的學問，我們能夠信得過。「於壬申（一九三二年）之歲，發願重校此經」。這在抗戰之前，他就開始了，這一年我還很小，我是一九二七年生的，一九三七年才十歲，在我五、六歲的時候，他就發願重新會集這部經。「掩關津門，閱時三載。遍探五種原譯，洞察三家校本」。閉關三年幹什麼？就做這個工作，三年的成就就是這個本子。這是最早的，他是用魏默深的本子做底本，用這個本子來校對，跟原本校對，把原本錯誤的地方修正，所以成就這個本子。這個本子裡頭總共分三十七品，大概想三十七道品，後面又改成我們現在用的是四十八品，四十八願。這個本子成就之後又用了七年，總共前後十年，這個裡頭去挑，有沒有錯誤的，有沒有漏掉的，有沒有自己意思增加的，有沒有改動原經一個字的，自己用七年時間，小心謹慎。所以說「無一語不詳參」，詳細參考，「無一字不互校」，跟各種版本來對照。態度「虔恭敬慎，日禱佛前」，你看他的態度，真誠到極處，恭敬到極處，誠敬。「千斟萬酌，時縈夢寐」，晚上睡覺，因為想得太多，白天天天想，晚上作夢還想。

「及其成也，四眾歡喜」，及其成也就是剛才我拿的這個本子。這個裡頭有「宗教俱徹之慧明老法師（夏老之皈依師），搭衣捧經攝照於佛前，親為印證」，這個照片現在印在這個經本前面。「先舅父」，他的舅舅梅光羲老居士，「擷芸」是他的字，「連續播講於電臺，譽為善本。慈舟法師專講此經於京」，就是北京，「魯



」是山東一帶，「親為科判」。這個科判好像這有，都留下來了，前面有科判，這個科判是黃念老親手給我的，我把它印在一起。那個時候梅大師廣播電台講的是這個本子，不是我們現在的，是這個本子，最初出來的本子，慈舟法師講的也是這個本子。真不容易，這是介紹這部經的歷史。「北京極樂庵方丈妙禪老和尚，聘請山東女子蓮社吳倩薌社長來寺開講此經兩月」，都是用這個本子。「其他發心宏揚，專志持誦者，不可勝數。印行流通，相繼不絕。是以先舅父梅老讚云：於淨宗要旨，窮深極微，發前人未發之蘊」。「又」，又說，「精當明確，鑿然有據，無一義不在原譯之中，無一句溢出本經之外……有美皆備，無諦不收……雖欲不謂之善本不可得也」。這些話是梅大師的話，梅光羲老居士說的。梅老居士是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師，李老師的佛學就是跟他學的，我們見到要稱師公，這是法脈源流。梅老跟夏老是師兄弟、好朋友，在那個時代，社會上一般都說「南梅北夏」。梅老是南昌人，江西南昌，江南的，南面梅光羲，北面山東的夏蓮居，在家學佛的兩位大德。這兩位大德是同一個老師，都是慧明老和尚的皈依弟子。

「先舅之語，現已舉世公認，並將本經採入新印之續藏」。可惜新印的續藏在戰爭當中受到了障礙，沒有印成功。這個新印的大藏經叫《民國大藏經》，出版不多就停掉了，中日戰爭爆發之後，這個印藏就停止了。出了一部分，我還有一些殘缺不齊的本子，叫《民國大藏經》。這個經也算是善本，校對很認真、很仔細，都是當時佛門的大德。現在就不可能了，為什麼？國學的功底比不上前人，對佛法的學習、領悟也比不上古人，就是比不上上一代。

佛法在今天，跟中國傳統文化同樣一個命運，我們非常著急，怎麼才能傳下去？典籍，我們盡心盡力。《四庫》、《薈要》這是國寶，沒人知道，知道的人沒有力量，商務印書館雖然把這個書印

出來了，數量少，部頭太大，一般人不可能買這個書，買了它沒地方放。我著急，四眾同修供養我的這些錢，我都拿去買書了。商務印書館《四庫全書》，我一共給他買了一百一十二套，他算我（我是他的大主顧，他從來沒有遇到過），這麼大的書，算我很便宜的價錢，特優，優惠，一套美金五萬塊錢，一百一十二套。《薈要》分量是《全書》的三分之一，我買了二百七十多套，送給大學圖書館、國家圖書館去收藏。為什麼？希望這個書保存下來，永遠不會失傳。這個書沒有印出來，我們天天提心吊膽。在台灣《薈要》只有一套，孤本，《全書》也只有一套，但是《全書》好像倫敦大英博物館有一套。《全書》全世界好像有三套，《薈要》只有一套，就怕這個東西一個動亂當中失掉了，那多可惜！我們花了一千多萬美金，把這兩種書買下來，大概不會再散失了，這個放心了。

現在第二樁事情，找誰去念？要沒有人能夠讀，那還是枉然。所以就想到漢學院，辦漢學院幹什麼？培養有能力讀這些書的人，就這兩套書，要有能力讀。真正來學習，讀兩部書，我還要照顧他家庭生活。我一定是找學校老師，教國文的、教歷史的，就是教中文的老師，他們有讀書的方法，他們天天上課，有知道怎樣講學的方法，他有這個能力，我讓他來讀這些古書，給我們大家宣講。漢學院辦成功了，真的有五、六十個老師，我就想要搞衛星電視台，幹什麼？教學。這些老師天天講經，在衛星裡向全世界播放，有志趣學習的就在電視機面前學就可以了，我想的是這套方法。這要把中國傳統文化救起來，世界衝突能化解，世界能夠恢復安定和諧，讓中國傳統文化變成全世界人類的共識，我們今天走這條路，這個世界才會永續的安定和諧，永遠不能發生戰爭。今天發生戰爭就是全世界的毀滅，核武、生化能夠毀滅全人類，能夠毀滅人類所創造的歷史文化。我們看到湯恩比晚年所說的，對這樁事情非常關懷，

我們跟他是一個想法，我們走的跟他是一條路。

底下說，「大經塵封千載」，因為沒有善本，所以很難流通。「今始得善本」，我們才有這麼好的本子，「先賢會經之願乃圓」，到這部經出現，會經、會集才算是圓滿。「大經放光，眾生有幸」，這兩句說什麼？這兩句就是說的黃念祖老居士的集註，用經來註經，用祖師大德的註疏來註經，把經講清楚、講明白、講透徹，這叫放光。眾生有幸，眾生就是我們這些人。不相信的人他沒有分，懷疑的人他沒有分。我們有幸，要感恩老師，不是老師傳承，我們怎麼會相信？我們的相信是有條件的。我跟李老師十年，老師的想法、看法我完全明瞭，他對於經典思考的體系我懂得，他的方法我懂得，所以基本上來說，他在註經上做的這些筆記，畫的這些表解，我完全能了解。我就沒有聽他講，我拿到他這些資料，依照他這個資料來講這部經，跟他自己親自所講的差不多，非常接近。所以老師傳的還會錯嗎？這個經傳到台灣，律航法師是個將軍，退休之後出家了，中將，帶了幾本到台中送給李老師。李老師一展開，看到前面是他老師做的序文，梅光羲的序文，五體投地，序文介紹得清楚。所以在台中講了一遍，講有眉註，段落都勾起來了。這個本子給我了，這個本子就一本，沒有第二本。但是我把它印出來，把他的眉註全印出來，我印了一萬本，這樣不會再失掉了。我一個人，居無定所，搬來搬去早晚會搬丟掉，我這一印出來就不怕了，也不會失傳了。這是我們佛門弟子最重要的一個使命，就是要把法傳下去，不能在我手上斷掉。我要想盡一切方法把它傳下去，那就是大量的印、大量流通，就不會失傳，十方供養，我就幹這樁事情。今天要建漢學院，要幫助真正發心的人認真學習。所以這是眾生有幸。

「本經名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，是為大經」

，就是《無量壽經》第九種本子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學習到此地。